

凤栖湖,山水的画廊

李人庆

掬一捧清澈的湖水,我近距离地亲近这个叫凤栖湖的地方,尽情地享受它的清幽和恬静。

说是湖,其实是上世纪农业学大寨时期修建的一座水库。水库不是很大,但却精致,像小家碧玉。几架山从远方奔涌而来,犬牙交错,伸向河谷,于是,就夹出了这几道沟,泊着一泓秀丽而宁静的湖水。远远望去,南北两道沟如凤凰展翅,东部则恰到好处地弯进一道幽深沟谷,像极了昂首的凤冠。西边,是湖水的上水处,绵延的水面波光粼粼,宛如凤尾轻飘飘地向青山之间,静若处子。

美丽的地方,往往衍生着许许多多的美丽故事和传说,凤栖湖也不例外。良禽择木而栖,凤凰不落无宝之地,他们栖息的地方,想来一定应该是一方风水宝地、人杰地灵了。

凤栖湖位于鲁山县四棵乡,距乡政府所在地不足三里,东西北三面环山,绿屏翠嶂环抱,207国道像一条练带从山前飘过。巍峨的大坝下面是一道幽静的山沟,山沟狭长,溪水长流,错落有致的梯田里,莲叶如盖,偶有迟开的荷花,伴着无数

的莲蓬,滚动着一颗颗硕大、晶莹的露珠,辉映着七彩的阳光。

立秋已过,天气依然燥热。此时的凤栖湖,凉爽宜人,扑入眼帘的,是那满目翠绿,绿得纯粹,绿得浓烈,置身这里,绿色溅满全身,就连心也被浸染得绿油油的,空气里仿佛都能拧出绿色的味道。拾阶而上,从大坝西头登山,山势很快就险峻起来,山路也十分陡峭。这里的山是伏牛山余脉,远望峰峦叠嶂,逶迤起伏,绵延到了这里仍气势不减,留下了沟壑纵横和一座座高低起伏的山峦。虽然山势险峻,但植被良好,森林覆盖率高,郁郁葱葱的林木之下,怪石密布,大的可以是一座山,小的也如房屋,如牛羊。有的如神龟望月,有的似人猿泰山,形神兼备,栩栩如生。一棵棵油桐树和栗木、松树伴生在巨石石的左右,有的甚至把根扎在了石头的缝隙里,让山多了几分灵秀,也让石头有了生机。

从大坝向东,山势温柔起来,满山的翠绿倒影水中,成了一幅立体的画。从画中,我们踽踽而行,很快就隐没在了一条幽深的山谷。据说,这里是木匠村

旧址,当年因修水库全村人整体搬迁,至今仍有残垣断壁,复制当年的景象。那些长满青草、藤蔓缠绕的房屋地基仍在,那古老的石磨、石碾、碾盘依然。长满青苔的石臼、布满荒草的井台……这一切被遮天蔽日的林木所覆盖,静静地守望着那流失的岁月。

一条小溪从村前石板桥下潺潺流过,头顶是几株高大的鬼柳树纵横交错的枝丫搭起的绿荫,几道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照射进来,洒下一地斑驳。身边是树,山上是树,还有一丛丛的杂木,站在这里,几乎看不到路径,几米开外,也看不到同行的人。林荫深处,有薄雾升腾,飘飘扬扬,若隐若现,恍如置身仙境。我不知道,如果继续往里走,山的里面,会有什么样的风景?于是,这里就给我留下了无限的期许和憧憬,呼唤我下次的到来。

走出这条梦幻般的幽谷,朋友早已将一叶扁舟停靠岸边。坐在船头,从水面亲近凤栖湖,真的有船在画中走,人在画中游的感觉。洒满阳光的湖面,蓄满一湖碧绿,波光闪闪,清幽诱人,如少女顾盼生辉

的眼波。“烟波不动镜沉沉,碧色全无翠色深”,突然就有了化作一尾鱼投入湖中的欲望,希望能游戏与那碧蓝的深情。行行在这山水的画廊,只觉清风拂面,心静如水。轻轻闭上双眼,感受湖水的博大胸怀,任思绪在平静中陶醉,任心潮在参悟中起伏,想象自己是一粒细沙,瞬间融入湖水宽阔的怀抱,很有飘然尘世之外的感觉。慵懒而温柔的水面,静谧而淡然,温婉而深情。突然,水面有鱼儿跃出,闪过一道白色的亮光,然后又是,星星点点,激活了一湖春水。一只鸟欢快地鸣唱着从头顶掠过,那是大自然孕育的精灵,呵守着一座青山和这片清澈的湖水繁衍栖息,让清脆的鸟啼弹拨着安逸的琴弦,给一面湖水调制出闲适的氛围,让湖面每日绽放无数美丽的云朵。

徜徉凤栖湖,一路行走,一路陶醉。置身于童话般的世界,恍若梦境。梦中,冬去春来,如酥的春雨淅淅沥沥,缠绵绵绵,洒下万千娇媚,轻飘飘落在我的身上、同伴的身上,还有湖边那一把花伞下的情侣……凝聚成一道总也忘不了的风景。

像对待露珠一样呵护学生的心灵

刘勃

“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,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幼小的心灵。晶莹剔透的露珠是美丽可爱的,又是脆弱的,一不小心露珠就会摔碎,不复存在。”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段教育名言来自《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》。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在三十年前,那时我刚读师范,立志做一名优秀的教师,呵护学生幼小、稚嫩的心灵。

每当想起这句话,徐老师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时,我刚大学毕业,学校安排我跟一位姓徐的中年老师学习。有一个细节我不明白。有时,徐老师在办公室与学生谈话,人越多,徐老师的声音越洪亮;有时,徐老师又把学生叫到没人的地方小声嘀咕,不时替学生伸伸衣袖,掸掸尘土。

我向徐老师请教,徐老师爽朗地笑了:“当着大家的面与学生谈话,那是在表扬学生,让他有一种成就感、自豪感、荣誉感,再接再厉;而把学生拉到一边谈话,那是他犯了错误,私下批评他可以降低影响,维护学生的自尊,不让他破罐子破摔——如果那样就把学生害了。”

一刹那,如春风拂面,醍醐灌顶,我顿悟到教育的真谛:细心呵护学生的自尊,保护学生稚嫩的心灵,比什么都重要!

多年来我一直当班主任,呵护学生的心灵贯穿始终。

学生小周曾经品学兼优,后来家庭发生重大变故,从此,小周整个人都变了,抽烟喝酒,迟到旷课,顶撞老师是家常便饭,学习成绩每况愈下。老师们知道小周的情况后都非常同情,给予他更多的爱和关心。但小周一点儿也不领情,依然我行我素,捉弄完同学,还时不时地给老师来点恶作剧,渐渐地老师对他失望了,继而失去信心,背后摇头叹息:“这孩子,完了。”

作为班主任,我一直没有放弃他,不敢放弃、不能放弃、不忍放弃哪!我理解这个十几岁的少年遭受人生第

一次毁灭性打击时难以启齿的苦痛和挣扎。我不断地找他谈话,抚慰他、激励他:“孩子,外界发生的一切不是我们能掌控得了的,能把握的只有自己。”“对环境我们要么改造它,要么适应它。”“孩子,只有自己不放弃,你永远就有希望!”可小周无动于衷,甚至晃晃脑袋,做个鬼脸,气我。当我穷尽了这一切的教育方法之后,多少也对自己失望,生自己的气。最后,我给他留了一张字条:“孩子,我教育不好你,但我可以爱你,请不要拒绝。”此时已临近高考,小周看到字条后似乎有所触动,见到老师不再做鬼脸了,每天坐在教室里的时间也多了起来,但终因缺课太多,当年高考名落孙山。

毕业后,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,直到有一年教师节前夕我接到了他的短信。

小周在短信里说:“当时我正处在人生最无助、最迷茫、最叛逆的时期,父亲抛弃妻弃子,母亲离家出走,我的天空一下子坍塌了。连亲生父亲都可以抛弃我,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信任、付出真爱的?从此我玩世不恭、自暴自弃。唯独您没有抛弃我,您那么信任我、理解我,对我厚爱备至,给我力量。您的那张字条改变了我,是您用爱融化了我内心的坚冰,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田。慢慢地,我试着用爱理解别人,包容一切……如今,我已娶妻生子,女儿三岁了,当女儿搂着我的脖子亲昵地叫爸爸时,我彻底原谅了父亲。现在父子俩时常在一起喝酒、下棋,两个家庭也经常走动;母亲也被我找回来了,治好了病,跟我住在一起,含饴弄孙,颐养天年。老师,这一切,都得益于您当初的那句话,谢谢您。”

读罢小周的短信,我沉思良久。老师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,也无妙手回春的灵丹妙药,最厉害的就是爱吧。爱,能保护学生的心灵;爱,能修复学生内心的创伤。



采花“大盗”

新华社/法新



迷人花海

李欣 摄

雨声

侯旭东

在城市生活已经许久许久,而经常撩起我思乡之情的却总是淅淅沥沥的雨声。这个夏日,雨特别充沛,每当清晨醒来或雨阻脚步,听着雨声看着雨帘,那轻盈而纯朴的雨声便在我心中砥砺出深挚而悠长的乡情。

故乡在伏牛山区,一条蜿蜒的公路起伏着十高九低钻入群山之中。这里的山是真正的深山,原始森林连绵数百里,山势雄浑挺拔,山峰透苍穹,处处树木茂盛,郁郁葱葱,山中苔藓俯拾皆是,灵芝蘑菇总会惹来人们愉快的注目。山中泉水,冰凉透骨,常年不断地汇聚成一条大河,坦坦荡荡,野性十足,河水两岸草木丰美,白鹳翩跹,景色宜人。河水便随雨水的增多充满活力,滔滔奔腾。

这山这水养育着聪慧灵秀的故乡人。著名诗人徐玉诺就曾住在山中,走在河边,以水烧饭煮茶,悠然吟诗作文。

周末的清晨,暖暖的阳光透过窗台,散落在房间的每个角落,干净、明亮。电话铃声响起,听筒里传来父亲的声音。“闺女,咱家院里的杏熟了,你带着孩子回来尝尝鲜吧!”

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的女儿,听到我和父亲的对话,一咕噜就爬起来了,不停催促我快点出发,一路上高兴得像只小鸟,叽叽喳喳地欢呼着。

远远地就看到,父亲正站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。院子里,一株硕大的杏树枝繁叶茂,橙黄的杏儿把树枝压得低低的,伸手就可以摘得到。“哇!姥爷,我要自己摘,吃个够!”“真甜呀!”小院一下子热闹起来,父亲布满皱纹的脸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。

小时候,由于家里贫穷,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孩子有水

大河多黄沙,细匀金黄,故乡人称之为沙河。沙子是最基本的建筑材料,因而,沙是许多出力人养家糊口的源泉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在各种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断或尚未长出之时,成群结队拉架子车的人们天天踩着晨光下河采沙拉沙,携着星光回家,一天两趟地赶着骡马拉沙卖钱。我说的就是我外公家邻居马外公,他说,一车沙子可以卖两元钱。

山高水长雨水多,这似乎是故乡的个性,下雨时,母亲把大缸的小桶排在瓦房檐下接叮叮咚咚的雨水。那时的雨水清澈,用来洗衣做饭可与如今的自来水媲美。

在那段父亲不在身边的少年时光里,我们兄弟三人常与母亲相依为命,艰苦度日,却又其乐融融。每值盛夏,我常伴母亲在大街小巷叫卖雪糕。那时,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,怕的只是雨停不下来,雪糕卖不出去,最后,只得

父亲的小院

周小棠

便,记忆力也差了很多,可是仍然乐此不疲地在小菜园里忙碌着,播种,浇水,施肥,除草,他看幼苗的眼神就像看孩子,充满慈祥、关爱、希望、喜悦。在父亲的打理下,小菜园一年四季都有时令蔬菜收获。放假时,我和孩子也会经常回来,学着父亲的样子翻地、种菜、采摘,尽管满身满手的泥土,却不亦乐乎。

夕阳西下,要回市区了。父亲像搬家似的,不停地往我的车里塞新鲜的蔬菜瓜果。“多带点,多带点,分给你的邻居尝尝。”我知道,那不只是食物,更是深深的父爱!

寒来暑往,父亲的爱就像这小院,寄托无限的深情。这份情,这份爱,是一家人在泥土中种下的亲情,留下那满园的温馨和回忆……

把将融化掉的雪糕默默地触入口中,心中痛惜少挣了五分钱。若运气不坏,雪糕卖得快,到灯高人稀时,母亲便买个火烧夹肉给我们吃,抑或有滋有味地喝上一碗一毛钱的丸子汤泡馍,这常是我少年时的幸福时光,至今回想起来,甜蜜温暖又夹杂着心酸。

在我秉性的潜意识中隐藏着对大自然缠绵的眷恋,这无疑源于对雨的深情,雨水总让我想象成故乡飘来的云彩的叮咛。我学工作、学生活、学做人,故乡的山明水秀始终照耀着我真挚的心,昔日那手推冰糕车奔走叫卖的记忆时时滋长我个性中的坚毅与韧性。

夏天正在雨中徜徉,也许还有更长的雨水,沉闷的天与雨水的清爽交相登场,让人体味自然界一颗调皮的心灵。雨水来临,赶走闷热,又荡起泥土的芳香,清爽窒息的呼吸,这雨也该淋透故乡的土地,涨满故乡的长河了吧。



秋老虎

翟红果

天天盼着立秋,终于挨到立秋,挨到夏与秋的交接处。

依照时节,立秋了,时令会在这里拐个弯,就此告别酷暑。然而,“秋后一伏热死牛”,这个时节,多数的日子是燥热的,白天仍是烈日炎炎,有时温度还超过夏天,把人熏烤得难受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秋老虎”。

俗话说,三伏里头加一秋。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,按理说三伏本应属于夏天管辖。不知何故,被无端安排进一个秋。秋,夹在三伏之中,说明秋还在延伸,还要像慢慢吞吞的列车,继续载着酷暑晃悠悠前行,它只把立秋当成了个无足轻重的四等小站,连停靠一下的意思都不显露。

在我们这一带,立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到了,“凉风至”“白露降”“寒蝉鸣”的景象暂时还不会出现,它是给在烈日下汗流浹背、挣扎喘息的人们一个振奋的信号:振作起来,再坚持几天,炎热酷暑就结束了,秋天就到了!

不管怎样,但凡有些生活常识的人,还是看重立秋的。这一天,人们会眼巴巴盼着一场透雨。如果那样的话,不光整个夏季的暑热会被一扫而空,往下的日子也会越来越舒爽,用老人们的话来说这叫“顺秋”。然而,这种顺秋的情况却并不常有。秋没有顺着,接下来的日子,将是新一轮的高温酷热,起码还会热一个月左右。

前些日子,焦躁的人们便开始念叨:一立秋,天气就凉快了。谁曾想到,立秋一周有余,天气毫无变化。这,让人们不禁埋怨起天气,埋怨“秋老虎”的厉害。其实,这怪不得秋,只能怪那早该退出的夏,老想卷土重来,不甘示弱地把余威表现出来。面对夏天这个热烈厉害的角色,初来乍到的秋要想站稳脚

跟赶走炎夏,没有点老虎精神还是不行的,必须得拿出虎威来和酷暑拼搏一番。这时的秋,正在悄无声息地和夏的猖狂较量着,与酷暑展开着艰难的“斗争”。在这场较量中,秋还抽空,洒些雨,吹几缕秋风,似乎在说:“不要着急,给我点时间,我会把夏的酷热赶走,给大家带来清凉的。”

“秋老虎”恃强无恐,是暑热在助纣为虐,虽仗势欺人,横行一时,但也要耐心与它周旋。记得上学时读《水浒传》,施耐庵在武松打虎那一段描写老虎拿人三招:一扑、一掀、一剪。我总爱把这三招往“秋老虎”身上胡乱硬套,将“秋老虎”耍威依次裁为三段:头一段好比老虎那一扑,来势汹汹,是最厉害的;第二段好比老虎那一掀,威猛不减,是不可小觑的;第三段好比老虎那一剪,虽是最后一招,却格外留神,麻痹不得。躲过这三招,“秋老虎”就是强弩之末,很难再威风起来。其实,对付“秋老虎”,只有一招最灵验,就是那句话:心静自然凉。

“秋老虎”虽张狂,但毕竟还是“立秋”了,夏总是要过去的,秋也必定要来。这是节气的规律,也是自然规律。秋的到来,总要把夏的威风降伏下来。到那时,夏的酷热就渐行渐远,秋的清凉就渐行渐近。待到夏的余威被彻底降伏,秋天真正成了主人时,秋天的月光就格外明亮,秋天的风就特别凉爽……在秋高气爽秋阳秋月里,日子便会变得柔和,变得舒畅,便沐浴在那一片诗和画的意境里……

这时,在怡人的天气里,人人都会带笑容,纷纷走出家门,走进大自然,去浏览秋天的景,倾听秋的声音,充分享受秋所带来的舒服凉爽。

秋,战败夏,温情脉脉地开始履行下一项职责:一个金色的秋天到来了……

红薯

古国凡

在我们家,红薯是餐桌上的常客,全家五口人都喜欢吃。妻子爱吃蒸红薯,说吃起来绵甜香软;儿子儿媳喜欢红薯粥,红薯的甜味融入粥香,回味无穷;小孙女偏爱蒸红薯片,金黄焦香;我最爱柴火堆里烧、火炉上烤的红薯,嚼起来香甜香甜。

上世纪90年代,父老乡亲们告别了“红薯汤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,这院到那院,还是红薯面”的年代,吃上了麦子面,红薯几乎不种了,改种成玉米、大豆、果树、蔬菜等。红薯逐渐成为稀罕物。

每隔不久,父母就会打电话让我们回去带红薯。一到家,母亲摆上红薯宴:煮的、蒸的、烤的,更稀罕人的是红薯疙瘩儿——先和好红薯面,再用擦子擦到滚锅里,不几分钟,红薯烫熟了,用笊篱捞到凉水里滤一下,拌上食香、蒜泥,连吃两碗不过瘾。我进城工作30多年了,每次携妻带子回老家,年迈的父母都要准备一袋红薯让我捎回来。

记得小时候,家里穷吃不上麦子面,只能一天三顿红薯面。尤其喜欢红薯窝头,中间有个洞眼,里面灌上青椒或香椿叶,走一步吃一口,甭提多带劲!1977年至1980年,我在襄城高中复习考大学,母亲总给我准备红薯干、拍红薯饼子带到学校当干粮。宿舍同学们抢着吃我的红薯干红薯馍,让我吃他们的白面馍。

如烟花往事在晚辈们听起来如天方夜谭,和红薯相伴的时光虽然苦些,但也不乏欢乐。如今,又到了刨红薯的时候了,年年为我种红薯的母亲已离世两年了,可她张罗着摆红薯宴的身影还时时浮现在眼前……